

轉播「我要為你歌唱」

中大蜜友

在這喜慶的日子裡，記得你們銳社，有位「仁兄」，當年，在笑談中寫下了一篇「歌名文章」曾在中大校刊登出，使「愛情小說」泰斗嚴沁小姐拍案叫絕，嘆為傑作，結果她還將文章放在「報紙」上，謂是「百萬教一DR.NO」牛刀小試，娛樂人生使你笑得更開心，一樂也！筆者「知己」曾追問「蜜友」，何謂「百萬教一」？誰是DR. NO？是007嗎？大家在用心追搜之下，結果是「有料到」向取得相當有趣的報導，所謂「百萬教一」便是銳社那位仁兄，原來他本身是一位大學數學教授，又是世界馳名的「功夫教頭」所謂DR. NO，是DOCTOR OF NUMBERS：「數學博士」，他們笑論，就算是「007 JAMES BOND」出現，亦會讓DR. NO三分，因為他的「詠春沾衣跌」，怕自己變成「尖是崩」！跌破了頭面不易「溝女」云，對這位「新朴師第008」的「中國功夫」而退避三舍，威！一笑！！

這位「仁兄」將中華文化傳遍世界武術界，比當年岳飛之師兄，水滸傳內的「豹子頭林冲」，為「八十萬禁軍教頭」又多了20巴仙(20%)也！妙！！

順便在此附上「歌名文章」：「我要為你歌唱」如君喜歡的話，我們「合唱」如何？請！

我要為你歌唱

培正銳社，數學博士，鶴蛇詠春一代宗師黃鐵衛：

我是一位「甜蜜蜜」的「南海姑娘」，生於「蘇州河邊」，住在「皇后大道東」，只有十六歲半，但那位對我「一見鍾情」的

人向我透露「暗戀你」的心意。可是「我的爸爸」未能「明白我的心」，說我未夠成年，口口聲聲嚷著「He'll have to go！」，結果這段「冬之戀情」最後變成急凍的「熱咖啡」。

昔日什麼「郎是春日風」，什麼「春風吻上我的臉」，什麼「萬水千山總是情」，如今都成了過去的「雪中情」。唯有告訴自己要「忘記他」，即使他說「我想有個家」，「愛我一萬年」，但世事那有「千載不變」的道理，於是「吻別」了我的「心上人」，向他說一聲「祝福」、「友誼萬歲」，我們便「SAYONARA」了。

這次打擊可能傷透了他的「Feeling」，破碎了他的「Wooden Heart」，令他移情別戀，愛上一個叫什麼「卡門」的女人。她並不是什麼「My Fair Lady」，而是一個「風流寡



黃鐵衛君在美國紐約作KARAOKE DANCE

婦」，卻要扮「茶花女」的角色，稱她為妖女「Delilah」就差不多。

此後他變了一個「今天不回家」的男人。我知道自己仍是他的「情未鳥」，在「難忘初戀情人」的心態下，於是語重心長去「叮囑」他「路邊的野花不要踩」。

世間難道真是「Everybody Somebody's fool？」現在想起來，他可能只是個「Great Pretender」，我懷疑「其實他心裡有沒有我？」否則為何日後遠見他，向他流下「情人的眼淚」，問他「Am I Easy to Forget？」，他竟無動於衷，我真希望了解那「Sound of Silence」的奧秘。

如此經過了「三年」及無數的「Seven Lonely Days」，他知我仍沒有「第二春」，終於在一個「夕陽西沉」的晚上約我在「上海灘」會面，他說他那位「Cheating Heart」已宣佈「分飛燕」，現在到了一個「在那遙遠的地方」。幸而我這時已「找到了自己」，進入「夢醒時分」，於是「說聲對不起」，告訴他「過去的春夢」已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。他流著「情人的眼淚」，再三要求「你回來吧」，「留住我吧」，「把我的愛情還給我」，卻被我拒於千里。因為我已看破「紅塵」，覺得過去的都是「多少柔情多少淚」，此刻「我的心裏沒有他」，讓一切成為「無言的結局」，「忘了你忘了我」、「水長流」吧。在那「星夜的離別」後，他變了一個「流氓大亨」般的「天涯孤客」，而我，卻是那「流金歲月」裡的「天涯歌女」。在今晚這個聚會中，請各位「Stand by me」，因為「我要為你歌唱」，願天下有情人「明天會更好」，「再見亦是朋友」，讓我以一曲「瀟灑走一回」獻給大家，願你們帶著「永遠的微笑」，為自己「唱出一個春天約會來」吧！

校花會群雄

說書山人、隨軍記者50/50同寫

有人說「THE DAYS ARE LONG，BUT THE YEARS ARE SHORT」！五十年回眸，往事知多少？真的是「寫不斷，記還亂」，說書記者，本應是凡事實報，那麼，名字應是「20/20」但是，「表哥鄧小平」說了「五十年不變」，又加上恰當是銳社金禧眾星聚會，畢業五十年紀念，所以嗎，取了「50/50」這個美名，若有不是之處，原諒則個！我們是「三位一體，一睇三位，任你點睇」，算了吧！在這裡，還是以高娛樂性為報導目的，最重要的是，看了便大家更開心，蘊味常存，那麼，你定會「勿忘我」，而我們會「常在你心間」，說書的，心血來潮自問，故事應從何說起？記得沙翁曾說「LET US BEGIN AT THE BEGINNING」！就係咁，好嗎？

話說當年，在燕京大學裡，有位特別「漂亮」的姑娘，就叫「校花」好了，她慧眼一掃，卻看中了一位「才子」，尤在數學方面，無人出於其右，本來畢業後，才子要到外國繼續深造，無奈校花卻說了一句：「你千祈不要讓我等到花兒都謝了」！結果呢，才子不但放棄出洋求學，他們很快便「拉埋天窗」，校花與才子真的「SETTLE DOWN」，後更拔營南下，長駐廣東東山，那校花在表面上似乎「害了他」，但其實，真正得益的，亦不是她，更不是「真光豬」，亦非「嶺南牛」，真正的是「培正馬騮頭」！話說回來，那位才華四溢的數學天才，是今日我們的「萬世師表」

天生就具有「超強」之記憶力，可說是「前無古人」，很幸運的，我們放膽敢說句，「後有來者」，AND「I KID YOU NOT」！我們定會引以為榮，你知道嗎？銳社同窗十年，那時各同學均極低調，從未驕露才華，今日讓我們透露「TO TELL YOU A SECRET」，曾經有三位同學，雖然未說是「PHOTOGRAPHIC MIND」（過目不忘），但他們的強項，實在具有超人記憶力，實與「XEROX MACHINE」（影印機）都差不多，雖不中亦不遠矣！是誰呀？話比你知，免得你心思思，他們是……「化學陳德恆、數學黃鐵衛與OLD MAN何國甦」！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，當日那位數學天才，我們就稱他為「何頤」好了，他挾技南遊廣東，聽說，還帶了幾位同門師弟，如「舞王朱達三」，「哈巴狗林藻勇」，「靚仔伍志剛」等，前二人回到東山培正服務，後一人到英文書院任教，燕京靚仔，後巧緣相遇HKU劉彩恩，作秦晉之好，永結同心，劉彩恩、黃寶珍、區重堅三位師長，在培正誠心作育英才，「執真正教育家之牛耳」！培正從此，在數理方面，一日千里，水準之高，別校望塵莫及，日後培正更添加上「新朴師弟」黃逸樵、陳永明、林英豪等以數學一科見長，「紅藍」所出人馬，屬「世界一級」人才，並無虛言，有「史」為証：在忠社前後，數學家有黃源發、蕭文輝，瑩社有陳耀洪（哥大HKU）、女將常紹珍，輝社有王世榮（CIT），黃炳權（ILL），王煥慶（MD），銳社黃鐵衛（NYU），正社蕭蔭棠（PRINCETON），郭仲武（COLUMBIA），更有後來居上的丘成桐（HARVARD），細想之下，那「花」開得多燦爛！對培正後屆的影響，遠超歷史上四大美人：西施之沉魚，昭君之落雁，貂蟬之敵月，玉環之羞花，我們「銳社才女」謝秀南，深明八卦命數哲理，她說：這些定數，在五百年前，早已刻在星星之上，見有慧眼的，「先見」而已！其實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在聖經舊約中，是初說「先見」，後說「先知」而已！

至於化學嗎？我們培正素是全港之冠，張啟滇老師真的是「手下無弱兵」，今年金禧當作是「銳社生日」山人多說兩句寫多少少，請不要見怪！化學人才，出色者特多，如陳德恆、車克煜、陳樂淋、陳國儀、陳子樂、張文明等等，不計其數，真是人才鼎盛，陣容比「賓虛」還鉅大，就算物理，可以盧遂現為代表，生理科有龔肇康博士，生物有侯浩權（後牙醫）、音樂有王楚霞（MASTER IN MUSIC），她的成就，不止於音樂，更是奉獻給教會，為神工作，「哈里路亞」，感謝主！「HALLELUJAH」，GREAT IS THE LORD，電機工程有蘇鑑泉、黃裔光、張健英、陳顯華等精英，醫師有陳國維、羅武、郭美成、余杏芬、吳宣倫等等。話又說回來，上回講到「校花」對母校之貢獻，其實銳社亦有個「上海南」其影響比前者有過而無不及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面分解……

山人屈指一算，就在半個世紀前，大陸色變，有錢有法子的，都



逃到這「東方之珠」香港來，那時，就算是「學店」亦搵到盆滿鉢滿，聽說有個「李頭木」結伴「老火雞周青」兩人成為「最佳拍檔」去搵世界，他們「枱底交易」，賣學位「搵到油水都吾少」，我們母校曾分上下午班，以增加學生容量，但上下午班亦有多少學生時常產生無謂磨擦，如每天搬枱移椅，諸多不方便，在學生心靈中，多麼渴望總有一天能排除課室內無謂之麻煩，更不願下午才開始上課，放學回到家裡時，「IT IS ALMOST TOMORROW」，這種情況，卻苦了下午班的一位，就叫「上海南」好了，每日下午趕回學校，還要先練「舉重」，是甚麼呢？還不是搬枱移椅，未開始上課已是一身大汗，直到後來得一位高人指點道破，那上午班的同學，留下一首打油詩，其詩云：「笑傲江湖，謝天謝地，秀外慧中，南國佳人」，此詩出現，將那「搬枱」之事，「暫時擺平」或許是上天憐恤那勞苦擔重擔之人，那些搬枱麻煩之事，很快便迎刃而解了，是甚麼呢？很幸運的有個潮州富商林子豐上任做了培正校長，何頤回香港母校坐正主任副校長之位，培正完成了「新校舍」，「新大操場」及「新浸會學院」這都歸功我們銳社同學鄭健鏞君與其父親，勞苦功高，建設新校舍，山人話比你知，不要亂告訴別人，一笑！鄭君化了十二年功夫，念完六年中學，終於與我們一齊在銳社畢業，真是「大器晚成」也！

首先，回說當日那位「上海南」，她除了人夠靚外，讀書成績竟是全班之冠，本來從下午班上來的，所謂「半途出家」的是屬「低水準」之類，平常是無人看得起，但她能將成班「麻甩佬」殺到滿頸血，其分數之高，打到成班「友仔」輸到「七個一皮」，「面無血色」，尤其是在數學方面，她把所謂上午班精英，輕易慘敗有如「滑鐵爐」之戰，培正位於WATERLOO RD.，不同的是，我們不是拿破崙而已！卻令成班同窗感到「無面見江東父老」矣！不過，人說「知恥近乎勇」，說句亞Q話，那可能是「非戰之罪」，人若「臨淵羨魚」，不如退而結網，亦可說自己「技不如人」未曾用「渾身解數」，亞Q更提醒「亡羊補牢，未為晚也」……跟着，「話之佢」，管他甚麼鳥，「LET BY GONES BE BY GONE」！只要努力向標杆直跑，「PRACTICE WILL MAKE PERFECT」！……結果呢？「SEE SOME LIGHT」！在劉彩恩老師領導下，愛班創下培正有史以來最光榮，最偉大的一頁：便是在一班45人中，出現有十一個優異生之壯舉，是誰咁威？眾星是：陳國儀、陳德恆、陳樂琳、何國武、盧遂現、黃鐵衛、謝秀南、馮渭、郭美成、何國甦、黃裔光等，這些名字正如「才女」所說，在五百年前，早已刻在星星之上了！一笑！



銳社的「上海南」之影響，比「燕京校花」之貢獻，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不可同日而語，對紅藍來說，自有異曲同工之妙！你看「重賞」未有，但「勇夫」多多，培正之水準，不是又升高一層嗎？！

人家說「行路上廣州」你總會笑大個口！那麼，「從廣州跑回來」你又怎麼說呢？當新校舍落成後，大操場弄妥了，培正之田徑、籃球等，得極好的「搖籃」去栽培，「大鬼」與「馮婆」，真是應運而生，吳華英榮任體育主任，「黃牛」黃啟堯協助任教，這確是「從廣州跑回來」香港，培正尤其是在田徑方面，不逕而走，每年在南華會競賽中，多是名列前茅，每次競賽，那「馮婆」更親自點名，鼓勵紅藍選手，女生要做「啦啦隊」打氣，那班妙齡少女特別賣力捧場，無怪飛毛腿王鏞，那天跑得特別快，長跑的龔肇康再創新紀錄，黃鐵衛的「東方剪式」比「西方滾式」又跳高了很多，其持竿跳高有若空中飛人，屢取獎牌，那關煜良的三擲又創新，百一高欄的鄺建鏞，名列前茅，嘩！銳社不止讀書好，田徑籃球就算男女組均是冠及全場，這是誰的功勞呀？是選手嗎！非也！是「啦啦隊」才真！一笑！母校若無好的場地，優越師資之教導，那能訓練出多些優秀選手？當日新校舍與浸會學院頒發掘傑出人馬，想知道多些嗎？金牌司儀何守信、曾任浸會體育老師，戲劇慧星鍾景輝、陳齊頌、苗可秀等，均來自浸會培正，音樂奇才黎小田、王楚霞也屬培正搖籃成長的，正所謂「THE HAND ROCKS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」！

還有最奇特而你不相信的，我們培正這個「大操場」間接卻「迫出」了三位當代世界馳名的武術家，當年只因為「吾輸得起」！一惱之下，而暗地裡去「尋師訪友」，預備

他日再「華山論劍」，「以武會友」，「揚名立萬」，「鹿死誰手」，「我武維揚」，那舊日「無名小子」，一亮竟變成「宇宙馳名」的中國武術家，我們無需再低調埋名就在此「亮下相」好了，在電腦的INTERNET裡，誰都知道了下列三位「武術家」，中外遠近馳名，「世界之最」的「功夫佬」。

第一位是光社張敬竹，是李小龍最崇拜的師兄張卓慶也長駐澳洲，曾教美國第七艦隊葉問詠春拳。

第二位是浸會梁挺，駐德國，稱葉問關門弟子云云。

第三位是我們銳社同學黃鐵衛君，精「鶴蛇詠春」駐美國紐約，黃君是世界九大武術家之一，岑能宗師愛徒，九歲開始學迷踪，是霍元甲再傳，劉續封嫡授，真是「銳社銳社何光榮」！可說是「士隔三日，刮目相看」！

又聽聞銳社黃君，除了是數學博士外，能歌善舞，時作功夫表演之類常為慈善獎學金籌款義舉，為教會社會服務，更著「數字」與「功夫」書籍，孔夫子之六藝：禮樂射御書數「學到吾少」！銳社何國斌云：天降大任於斯人乎！非也？我們銳社生逢亂世，但亦是誕生於ROCK AND ROLL，CHA CHA CHA的時代，所以，無論在樂壇、舞壇、甚致是武壇，這新時代都在銳社眼前誕生，有志者發揚光大，大放異彩而已！又每逢戰亂之後，宗教必盛，無怪母校有基督真理陶冶養儲精兵，預備打「美好之仗」！

銳社人才鼎盛，更有脫穎而出的，出類拔萃，去創一個「NEW DIMENSION OUT OF TIME AND SPACE」在紅藍歷史上更補添上新的一頁！你話威唔威？

銳社！你係得嘅！！願共勉之！

在你五十周年紀念日，WE GONNA SAY：HAVE A HAPPY！GOD BLESS！！LOVE YA ALL！！！

憶昔少年風華正茂，曾領風騷數十載；驀然回首，而今只餘數莖白髮

1963年級真社藍寶石禧

活動籌備：

經歷25周年銀禧加冕以後，30、35、40我們都曾舉辦重聚活動，其中尤以LA同學們組織的兩次郵輪聚首話當年，除吸引了北美真社同學參加外，其他地方同學亦飛往LA一起共聚！當然，香港同學亦於同年舉辦活動，以作響應。此後，我們都很珍惜同窗共學的情誼，經常舉辦遠足、聚餐。

一年多前，十數位同學一起共乘360吊車往大嶼山昂坪，漫遊心經簡林、大佛，途經寶蓮禪寺，舊地重遊，在盧廣鋒同學指引下，得重睹昔日畢業旅行留駐之處。難得盧兄猶記當年落難皇孫溥儒曾在影壁上題詩，一行數眾在其帶領下，終於在畢業旅行時，每天早上漱洗之破壁上，找到影壁上斑駁的字跡遺痕，依稀還認得上面題字：「有土即非淨，言詮何所為；佛說原無我，禪師問是誰。溥儒題壁」的字樣。即時，我們感動異常，亦啟動了我們籌辦45周年重聚，舊地再遊的想法！當日參加遠足登山的除了同學外，尚有嫂夫人等十數人。我們找到寺院的辦事處，查詢能否一如昔日般租住數天，寺方即時婉拒了我們，因寶蓮禪寺現時規定，除大型法事外，一律不接待賓客留宿，那

使我們只好望門興嘆了！

此後，就開始了漫長的籌備工作。一方面我們仍然維持著經常的遠足活動，步行途中也就經常討論著各類型活動的可行性及可能性；組織及聯絡方式；財務估算及收費……等等問題。經過反覆的討論，終於組成籌備小組，選出最重要的兩個職位：主席——朱鎮龍同學和財務——廖約克同學，之後，就是分配人選，組成籌備小組，啟動籌備工作。

萬事起頭難，千頭萬緒，開始時有點無從入手之感，幸好有旭社為鑑。我們做好自己的計劃後，就請教旭社范國學長，得到他將經驗傾囊相告，我們也就很快理順籌備工作的大綱了。

去年盛夏，為了探討到大嶼山住宿的可行性。我們冒著酷熱，揮汗如雨，到銀礦灣酒店查詢有關訂房、安排活動室，並到附近村落、山徑走了一趟，詳細策劃重聚時安排的各項活動，盡可能將所有可能性都作了評估。

我們將活動分為三個部分。重點活動由12月2日開始：第一、12月2日，45周年重聚宴會；第二、12月3至5日，大嶼山憶舊之旅；第三、12月6日，同學日藍寶石禧紀念。